

儒宗理要

朱子卷三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誠正類

文集

戊申封事

謂天下事皆本於聖心孝宗朝

先是淳熙丁未七月除先生江西提刑是歲六月奏事延和殿上獎諭甚渥是日除兵部郎官前數日會與本部侍郎林栗議易西銘不合於是請祠八月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九月復召促入對先生迫於足疾嘗面奏以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別具封事以聞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記說書

臣輒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

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感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有不可得而窺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太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

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供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奸，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擾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矣。心一有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得而正；是數者一有不正，

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進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陛下試

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官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賄之流。閭巷竊言久矣。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

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爲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  
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  
之野史記之。播於夷狄。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爲何如主也。縱有  
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  
刑餘小醜。不比人類。乃熒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  
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  
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  
出其門者。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止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  
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爲誠當深察而痛懲之  
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

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嘗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卽便安此曹無知無所忌憚况中外將帥其不爲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爲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怨置謗讟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爲將帥者巧爲名色頭會箕歛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賄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旣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爲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蔽欺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

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爲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

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爲皇天之所子全付所  
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  
充其大而自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  
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  
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  
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  
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  
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  
忠智爲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  
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

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自有以賦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邪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旣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早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亦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愴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

日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  
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  
之哉。

又戊申封事

謂君心正凡事無不正

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葉廣濶。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  
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  
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  
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  
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  
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爲陛下擇將帥以

作士氣討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  
典兵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  
以冀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爲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  
之官吏能爲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  
非若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  
黜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禮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其太甚  
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

辛丑延和奏劄二

謂心有天理人欲之異  
孝宗朝

是年除浙東提舉  
冬奏事延和殿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

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臣嘗竊怪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膺受付托。憂勤願治。恭儉愛民。二十年於此矣。而間者臨軒慨然發歎。乃或未免以治效之不進爲憂。因竊以是推之而得其說。請昧萬死爲陛下一一陳之。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旣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陛之上。突與之間。而必深

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修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守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黷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奸僞讒慝叢脞眩瞶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

卽位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猥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旣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強訐，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於爲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翕張擒縱之機，周防畏避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效，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旣未能循

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旣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旣足以蠱心志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旣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年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旣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姦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譴訶然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資峻秩而攫取

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引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賾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洊臻蓋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陛下之勞既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勝羣小之奸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爲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於陛下之前惓惓深衷實在

於此而學淺辭拙不足以起發聖意恐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  
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  
求賢才以修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  
誤恩顧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  
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爲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羣小之  
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己  
妄論至此悲憤填臆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納其忠深爲宗廟社  
稷大計不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惟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經筵講義

論誠意一傳之義  
事目見格致類

臣謹按此傳之第六章承上章之言以釋誠意之義者也臣又

詳說之曰。民之秉彜。本無不善。故人心之發。莫不知善之當爲。而欲爲之。惟其氣稟之雜。物欲之私。有以害之。是以爲善之意。有所不實。而不免爲自欺也。所謂自欺者。外有欲善之形。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欲者以拒乎內也。外有惡惡之狀。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惡者以主乎中也是。以其外雖公而中則私。其形常是而心則否。是皆自欺之類也。所謂誠其意。在於毋自欺而已矣。能禁乎此。則其心之所發。在於好善。則表裏皆好。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好。心之所發。在於惡惡。則表裏皆惡。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惡。是以其好善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而方寸之間。無有纖芥不快不足之處。是則所謂自慊而

意之誠也能自慊而意誠則其隱微之間無非善之實者君子於此亦致其謹而不使一毫之私得以介乎其間而已若小人之自欺則不惟形於念慮之間而必見於事爲之際此知其爲惡而掩之則旣不足以自欺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則又不足以欺人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又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其引曾子之言以下則所以明夫隱微之間實有不善則人皆知之如十目之所同視十手之所同指無不見之甚可畏也隱微之間實無不善則其形於外也亦然蓋多財之人其屋必美有德之人其身必修其心廣大則其體必安舒此又以著其理之必然而見君子所以必誠其意之指也然考之於經則所以

能誠其意者。乃在夫知至。蓋知無不至。則其於是非得失。皆有以剖析於毫釐之間。而心之所發。必無外善內惡之弊。所以有主於中。有地可據。而致謹於隱微之間。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爲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爲。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然猶爲衆人言之耳。若夫人君。則以一身托乎兆民之上。念慮之間。一有不實。不惟天下之人皆得以議其後。而禍亂乘之。又將有不可遏者。其爲可畏。又不止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已。願陛下於此深加省察。實用工夫。則天下幸甚。如其不然。則今日區區之講讀。亦徒爲觀聽之美而已。

何益於治道有無之實以窒夫禍亂之原哉

與陳侍郎書

論格心之議

嘗聞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救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也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饑饉薦臻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歛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搖將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爲圖回之術則豈可以勝言哉然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頽萬事隳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於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於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爲是說

者苟不乘乎人主心術之蔽則亦無自而入此熹所以於前日之書不暇及他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於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天下之事無可爲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理哉不審閣下前日之論其亦常及是乎抑又有大於此者而山野之所弗聞弗知者乎閣下誠得其本而論之則天下之事一舉而歸之於正殆無難者而吾之去就亦易以決矣熹竊不自勝其憤懣之積請復得而詳言之夫沮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苟追目前宵旰之憂而養成異日晏安之毒者亦講和之說也

此其爲禍固已不可勝言而議者言之固已詳矣若熹之所言則又有大於此者蓋以祖宗之讐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以報則姑爲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猶之可也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爲卑辭厚幣以乞憐於仇讐之戎狄幸而得之則又君臣相慶而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旣捐之矣欣欣然無復分毫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嗚呼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讐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今所以造端建極者如此所以發號施令者如此而欲人心固結

於我而不離庶事始終有條而不紊此亦不待知者而凜然以  
寒心矣而爲此說者之徒懼夫公論之沸騰而上心之或悟也  
則又相與作爲獨斷之說傳會經訓文致姦言以深中人主之  
所欲而陰以自託其私焉本其爲說雖原於講和之一言然其  
爲禍則又不止於講和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悞吾君使之傲  
然自聖上不畏皇天之譴告下不畏公論之是非挾其雷霆之  
威萬鈞之重以肆於民上而莫之敢撓者必此之由也嗚呼其  
亦不仁也哉甚於作偏者矣仁人君子其可以坐視其然而恬  
然不爲之一言以正之乎此則既然矣而旬日之間又有造爲  
國是之說以應之者其欺天罔人包藏險慝抑又甚焉主上旣

可其奏而羣公亦不聞有以爲不然者。嘉靖有以告之。夫所謂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爲非。況有天下之利勢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強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劫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之所爲。若和議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誠順天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異論何自而生乎。若猶未也。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心。彊爲之名號曰國是。假人主之威。以戰天下萬口一辭之公論。吾恐古人所謂德惟一者。似不如是。

而予思所稱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不幸而近之矣昔在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爲此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於朝退而語乎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以爲邦朋邦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蓋近世主張國是之嚴凜乎其不可犯未有過於近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致大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立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真是而守之大過是以上下相徇直言不聞卒以至於危亡而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况所差非特毫釐也哉嗚呼其可畏也已奈何其又欲以是重誤吾君使之尋亂亡之轍迹而躬駕以隨之也嗚呼此三

說者其爲今日大患之本明矣。然求所以破其說者則又不在于他。特在乎格君心之非而已。明公不在朝廷則已。一日立乎其位。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與其顛沛於末流而未能所濟。孰若汲汲焉以勉於大人之事。而成已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熹杜門求志。不敢復論天下之事久矣。於閣下之言竊有感焉。不能自己。而復發其狂言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也。尚書王公計就職已久。方羣邪競逐。正論消亡之際。而二公在朝。天下望之。屹然若中流之底柱。有所恃而不恐。雖然。時難得而易失。事易毀而難成。更願合謀同力。早悟上心。以圖天下之事。此非獨熹之願。實海內生靈之願也。

與南軒書

論未發已發之旨

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理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幾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

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梏之反覆至於夜氣不足以存而陷於禽獸則誰之罪哉周子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更如何求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二先生之說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良心之未嘗不發矣

又與南軒書

再論已發未發之旨

前書所叩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誨諭。乃知尚有認爲兩物之蔽。深所欲聞。當時乍見此理。言之唯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淺深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所謂龜山中庸可疑處。鄙意近亦謂然。又如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爲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着一時字。一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

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荅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隔截氣象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摩處也

答張南軒

論心未發已發之旨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爲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甚多。未爲精切。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始初自信以爲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所施之矣。聖賢方冊。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卽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

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着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柁而沿回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論中和體用之異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

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立潛而天命之性全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

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書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爲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徒執其已改之言

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  
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

答范秘閣

論忠恕有二之說

某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義爲有二。則某之言亦非謂忠恕爲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所爲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而爲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強而令之不降高以就卑。卽推近以爲遠。始倚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是乃所以爲不一也。蓋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

子思專以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核其所以爲忠恕者。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教間。曲折可以無疑矣。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旨。其前書一再論之。皆未蒙決其可否。某又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旣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爲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爲無形。以日用忠恕爲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耳。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

舊說上蔡謝先生又發明之。顧某之愚實不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爲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

又答范秘閣

再論忠恕有二之說

垂諭忠恕說。仰荷不棄其愚。與之反覆。敢復爲說以請益焉。某所謂忠恕者。乃會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會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

爲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已。推已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闕哉。

程子養觀說

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

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良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

明道論性說

生之謂性 止 生之謂也

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

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卽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卽氣。氣卽性者言之也。

大生氣稟

止

不可不謂之性也

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蓋氣之流行。性爲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先生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蓋生之謂性

止

水流而就下也

性則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韞。因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韞善亦可知也。

皆水也。

止

各自出來。

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污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然則人雖爲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

此理天命也止此舜有天下而不與者也

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修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修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明之

# 定性說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炤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

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彊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誠正

知與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念處

周子

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憤憤何事於操存也某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鍵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透此關後滔滔然自然去爲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爲小人之歸也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合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

程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謨

知至而後意誠。須是真知了。方能誠意。知苟未至。雖欲誠意。固不得其門而入矣。惟其胸中了然。知得路逕如此。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後自然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因指燭曰。如點一條蠟燭。在中間。光明洞達。無處不照。雖欲將不好物。事來。亦沒安頓處。自然着他不得。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盞燈。用罩子蓋住。則光之所及者。固可見。光之所不及處。則皆黑暗。無所見。雖有不好物事。安頓在後面。固不得而知也。所以貴格物。如佛老之學。它非無長處。但它只知得一路。其知之所以及者。則路逕甚明。無有差錯。其知所不及處。則皆顛倒。

錯亂無有是處緣無格物工夫也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能格意便不用誠自始至終意常要誠如人適楚當南其轅豈可謂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轅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得致知知至則道理坦然明白安而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臨事不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自然行處無差

個

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

道夫

問知至而后意誠故天下之理反求諸身實有於此似從外去

討得來

云云

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

耳矣

鴈聲言弗思二字

又笑曰某嘗說人有兩箇兒子一箇在家一

箇在外去幹家事其父却說道在家底是自家兒子在外底不是節

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旣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纔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然一念之微所當深謹纔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釐間不可不予細理會纔說太快便失却此項工夫也

銖

誠意方能保護得那心之全體

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說了。  
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撐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  
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  
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須去了自欺之意。意誠則心正。  
誠意最是一段中緊要工夫。下面一節輕一節。或云：致知格  
物也。緊要曰：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夔孫

或問：意者心之所發。如何先誠其意？曰：小底却會牽動了大底。  
心之所以不正。只是私意牽去。意才實心便自正。聖賢下語。  
一字是一字。不似今人作文字。用這個字也得。改做那一字  
也得。

或問意者聽命於心者也。今日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意乃在心之先矣。曰。心字卒難摸索。心譬如水。水之體本澄湛。却爲風濤不停。故水亦搖動。必須風濤既息。然後水之體靜。人之無狀汗穢皆在意之不誠。必須去此。然後能正其心。及此既正後。所謂好惡哀矜與脩身齊家中所說者。皆是合有底事。但當時時省察其固滯偏勝之私耳。偏

問心如何正。曰。只是去其害心者。

端蒙

或問正心誠意。莫有淺深否。曰。正心是就心上說。脩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自心做出來。如脩身如繫矩。都是心做出來。但正心却是萌芽上理會。若脩身與繫矩等事。却是各

就地頭上理會

或問誠其意者毋自欺曰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須是表裏如一便是不自欺然所以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譬如今人見鳥喙之不可食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寒之欲衣饑之欲食則自是不能已今人果見得分曉如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善如饑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此意自實矣

祖道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慊者無不足也如有心爲善更別有一分心在主張他事卽是橫渠所謂有外之心不可

以合天心也

祖道

問誠意章曰過此關方得道理牢固或云須無一毫自欺方能  
自慊必十分自慊方能不自欺故君子必謹獨曰固是然欲  
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若未至何由得如此蓋到物格知至  
後已是意誠八九分了只是更就上面省察如用兵禦寇寇  
雖已盡翦除了猶恐林谷草莽間有小小隱伏者或能間出  
爲害更當搜過始得

銖

誠意者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皆是真情既是真情則  
發見於外者亦皆可見如種麻則生麻種穀則生穀此謂誠  
於中形於外又恐於獨之時有不到處故必謹獨

節

此一金匱須每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

收拾如今大學一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閒居爲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爲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

大雅

次日又曰。夜來說得也未盡。夜來歸去。又思看來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一段。便是連那毋自欺也。說言人之毋自欺時。便要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樣方得。若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此便是自欺。毋自欺者。謂如爲善。若有些子不善而自欺時。便當斬根去之。真個是如惡惡臭始得。如小人閒居。

爲不善底一段便是自欺底只是反說閒居爲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文義都貼實平易坦然無許多屈曲某舊說忒說濶了高了深了然又自有一樣人如舊說者欲節去之又可惜但終非本文之意耳

備

問意旣誠而有憂患之類何也曰誠意是無惡憂患忿懣之類却不是惡但有之則是有所動

節

問忿懣恐懼好惡憂患皆以有所爲言則是此心之正不存而是四者得以爲主於內曰四者人不能無只是不要它留而不去如所謂有所則是被他爲主於內心反爲它動也

道夫

看心有喜怒說曰喜怒哀樂固欲中節然事過後便須平了謂如事之可喜者固須與之喜然別遇一事又將此意待之便不得其正蓋心無物然後能應物如一量稱稱物固自得其平若先自添着些物在上而以之稱物則輕重悉差矣心不可有一物亦猶是也箴

四者心之所有但不可使之有所私爾才有所私便不能化梗在胸中且如忿懣恐懼有當然者若定要他無直是用死方得但不可先有此心耳今人多是才忿懣雖有可喜之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便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了蓋這物事才私便不

去只管在胸中推盪終不消釋設使此心如太虛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則便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真知其味矣。道夫

人心如一箇鏡先未有一箇影象有事物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一箇影象在裏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見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然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箇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滾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苦留在這裏如何得正。賀孫

收放心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夔孫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備

人昏時便是不明。才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旣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升卿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廣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它本自光明廣。

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它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伯羽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千斤擔相似須硬着筋骨擔。賀孫

今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賀孫

今說求放心說來說去却似釋老說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了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所以不同也

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脩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知也。格物卽心格也。克己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檢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繫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

量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定當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  
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要  
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

大雅

或問存心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

此對客

方子

或言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

間

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長不放矣

升卿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培只如種得一物在  
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  
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追求之則此心已

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蒙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  
明如日月。要開心却不閑。隨物走了。不要閑心却閑。有所主  
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那錯底心。不錯底是本心。錯底是失  
其本心。廣

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祖道

### 動靜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  
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佐

靜坐無間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淳

始學工夫須是靜坐。靜坐則本原定。雖不免逐物及收歸來也。有箇安頓處。譬如人居家熟了。便是出外到家便安。如茫茫在外。不曾下工夫。便要收斂向裏面也。無箇着落處。士毅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閒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雖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掃時。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絃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

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  
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沒奈何須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  
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  
柱處今且說到營營底心曾與道理相入否曾與聖賢之心  
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  
處然後爲學便有歸着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  
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做工夫  
正爲此也

大雅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  
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

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

則靜

此段徐居甫錄說此次日見徐云事來則動靜事過了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則下雖然動靜

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荅之際荅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然從此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

砥

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因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及犯而不校却別

從固

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

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

祖道

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衆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爲一事未嘗能專此一事處之。從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旣欲爲此。又欲爲彼。彼此是動時。却無那靜也。

端蒙

要得坐忘便是坐馳。

道夫

靜坐久時昏困不能思。起去又鬧了不暇思。

德明

朱子卷三

終

朱子卷四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脩齊類

文集

又戊申封事

謂宜選東宮官以善輔導  
事目見誠正類

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  
端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  
保傅傳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  
臣嘗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略之甚也由前所論  
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略因是亦以是爲當然

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僚之選。貌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闢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間。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燕遊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敎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旣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

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袤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官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

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傳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勲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子弟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

癸未垂拱殿奏劄一

謂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  
孝宗朝

是年三月召先生赴行在十月  
至在所入對垂拱殿首論及此

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而家

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脩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誠心正而身脩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爾此所謂大學之道雖古之大聖人生而知之亦未有不學乎此者堯舜相授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此也自是以來累聖相傳以有天下至於孔子不得其位而筆之於書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其門人弟子又相與傳述而推明之其亦可謂詳矣而自秦漢以來此學

絕講儒者以詞章記誦爲功而事業日淪於卑近亦有意其不止於此則又不過轉而求之老子釋氏之門內外異觀末本殊歸道術隱晦悠悠千載雖明君良臣間或一值而卒無以復三代之盛由不知此故也恭惟皇帝陛下聖德純茂爰自初潛以至爲帝仁孝恭儉之德信於天下紛華盛麗一無所入於其心此其身可謂脩矣而臨御天下替年於此平治之效未有所聞臣竊疑之意者前日勸講之臣限於程式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詞章記誦之習而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不過取之老子釋氏之言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

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聰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虛無之過也臣願陛下清閒之燕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而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則今日之務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止以至於臣下之忠邪計慮之得失不待燭照數計而可否黑白判然矣若是則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於以脩身齊家平治天下亦豈有二道哉臣之所聞於師者如此自常人觀之疑若迂濶陳腐而不切於用然竊以爲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天下之事無急於此矣伏惟陛下擴天日之照俯賜開納非獨微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

幸

又已酉擬上封事

謂宜脩身以齊家事目見格致類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以禮義使之有以服吾

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何以正其官壺杜其請托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惟聖明之留意焉

又已酉擬上封事

謂宜擇師傅以輔皇儲事日見格致類

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敎與選左右敎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其所以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義禮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

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

器用則雖及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甲寅擬上封事

謂父慈子孝本於天性  
光宗初政

時壽皇退位。光宗御極。先生帥長沙。嘗草封事欲以和協兩宮之情。言甚切直。會寧宗卽位。遂不果上。

臣聞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

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性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爲慈。子或忘其爲孝。然後造爲讒慝者。指疑似以爲真實。指毫髮以爲丘山。譖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譖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寔失其常。然後巧爲利害之說。以劫之。蓋謂如此。則必受其利。不

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果未嘗不慈且孝也臣竊觀陛下天資仁孝初政清明進退人才動合公論一言之善天下誦之豈獨於天性至親反用其薄况備物之養無大虧闕政事之間無大更革過宮定省本非難行猶豫遲回動踰時月亦獨何也無乃事起於纖微情阻於踈濶方間隙之將萌羣臣不能救之於早及形迹既著又不能察陛下事親之本心且無以和陛下父子之情往往語言

拙直援引過當其心雖忠於陛下而不足以感悟陛下之聽徒以激怒陛下故近日臨欲過宮而輟者陛下未必不曰吾身爲萬乘之主乃不得一事自由乎故不肯屈獨斷之權爲羣論所迫耳而陛下父子之情所以至此者臣竊料陛下卽位之初便有奸人造爲邪說離間陛下之父子如一飲宴之失壽皇慮陛下或怠於爲政一言動之愆壽皇憂陛下或至於成疾此皆愛陛下之至切故或形於言而不自以爲嫌其意惟欲陛下遷善改過正心脩身以奉天地以承祖宗爲有宋萬年無彊之休而已曷嘗有纖芥忿恨如浚井塗廩之意哉而姦人因之造爲危語往來間諜以誤聖聽不惟使陛下之身常懷疑懼而使陛下

之宮中亦皆嚴憚重華而不敢親近日遠月疎間隙愈大天下之人但見壽皇慈覆天下而於陛下爲尤篤陛下所以事壽皇者乃不以孝聞而以失禮聞又不知其爲羣小之姦而直以爲陛下之失街談巷議偶語族談至有臣子所不敢聽者臣恐不惟如此一旦上帝震怒匹夫流言草野僭亂將仗義而起夷狄外侮興問罪之師當是之時六軍之情能使之親附乎萬姓之心能使之固結而不解乎讒邪之人雖復變而食之其能有及於國家之敗乎如臣之愚雖百千輩咸欲粉身赤族爲陛下死其能有補於社稷之存亡乎又聞壽皇聖躬比者小愆和豫雖未必因此而天下後世寧不曰意念鬱鬱而至此乎夫事固有

失於毫釐之間而遂至於不勝悔者臣子之所不忍言而忠於事君者亦不敢隱也昔漢文帝徙淮南王少失思慮而尺布斗粟之謫終身病之夫以兄而不能容其弟雖賢主不敢自恕其過也況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其父乎爲今之計先遣大臣謝罪於重華次發明詔告諭在廷言前日之所以不能無疑者以讒邪惑亂之故誅此奸人以謝天下屏斥餘黨還始政之清明卽日駕過重華問安侍膳以盡父子之驩如此則天下歌舞四夷尊仰書之信史以爲美談反危而安特在陛下反覆手之間耳今愛陛下之切者中官也嘉邸也忠陛下之至者二三大臣也願出臣章與之參訂必有以知臣之惓惓於君父而其言雖

陋實宗社之至計也

經筵大學講義

論大學脩身之義  
事日見格致類

臣竊謂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天下國家爲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天下國家皆本於身又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皆本於此蓋君猶表也民猶影也表正則影無不正矣君猶源也民猶流也源清則流無不清矣若夫天下之物則有親有疎有近有遠而心之應物則有重有

輕有長有短。親者重而疎者輕。近者長而遠者短。重而長者在所先。輕而短者在所後。亦理勢之必然。非人之所能爲也。是以此章詳陳大學之條目。曰格物。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脩身。曰齊家。曰治國。曰平天下。凡有八事。而於章末獨以脩身齊家二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其旨亦已深矣。臣願陛下清閒之燕。從容諷味。當存於心。不使忘失。每出一言。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小而嚙笑念慮之間。大而號令黜陟之際。無一不反而思之。必無害也。然後從之。有害則不敢也。則又夙興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夜寒而思之。曰

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以至於出入起居造次食息無時不  
反而思之。必已厚也。然後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則又恐懼而  
益加厚焉。念念如此。無少間斷。則庶乎身脩親悅。舉而措諸天  
下無難矣。惟陛下深留聖意。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

謂處天下之事有變有權  
寧宗初政

寧宗卽位召先生起行在先生發長沙在道聞  
南內朝禮尚缺十月奏事便殿此第一劄也

臣竊聞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  
父子君臣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  
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  
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

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而唯大聖大賢爲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而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卽乎吾心之所安。寧隕其身。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爲此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爲之見於上。地變爲之作於下。人情爲之哀恫怫鬱。而皆有離叛散亂之心。方此之時。宗廟社稷危於綴旒。是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未及號令之間。不越須臾之頃。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乎有以不失其

正者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懽。學士大夫羣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順逆名實之際。至於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特待時而發耳。臣雖至愚亦知竊爲陛下憂之。而未知其計之所出。故嘗反覆以思而參以所聞。則尚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爾嗚呼。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卽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孟子所謂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奉。則轉禍爲福。易危

爲安亦豈可以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  
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  
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天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  
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有宮掖  
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毫有所加於潛邸之舊外至  
百辟多儀之享恩澤匪頒之式不敢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  
專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濬發德音痛自克責嚴飭  
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  
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繼以二日而一  
至以至於無一日而不一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

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遂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疑。不  
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之變。禍亂之幾。有未盡去。  
則在乎陛下。凝神恭默。深鑒古先。日與大臣講求政理。可。否。利。  
濟。惟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  
不合乎公論。不爲偏聽。以啓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  
人之應。不得違。彙孽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惟陛  
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若復因循。日復一日。所以行權者。遂失  
其正。則臣恐禍變之來。不但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已也。人心  
易離。天命難保。厥監不遠。深可畏懼。臣山野顛愚。不識忌諱。惟  
陛下寬之。

甲寅經筵留身面陳劄子

謂當務抑損以盡孝道  
寧宗初政

先生留身講筵時有旨修舊東宮先生不勝憂懼乃具  
奏乞寬移御之期益勤定省之禮并言近習及叢宮卜  
兆事反覆數千言講畢  
奏之上感動爲之泣下

臣之所言其最大者則勸陛下凡百自奉深務抑損自官闈之  
私居處服用宜如潜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數僕御恩澤亦未可  
遽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心早遂晨昏定省之願  
以爲陛下必垂開納而數日來乃聞有旨修葺舊日東宮爲屋  
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以遂移蹕以爲便安之計  
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於陛下之心大  
臣之議軍民之願耶抑亦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歛

因以遂其奸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拂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興土木。修造宮室。但以適己自奉爲事。而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翻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又將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鑒未遠。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深宮永巷。園

園池臺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未易當此紛  
華盛麗之熒惑。感移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  
德脩業。亦將有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康定省  
之禮。則臣嘗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今聞邇日一再過宮。亦  
未得見。而不亟爲之慮。如臣所謂下詔自責。頻日繼往者。顧乃  
逶迤舒緩。無異尋常之時。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  
必以爲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  
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  
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  
一向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使太上皇帝灼知陛下所以不得

已而卽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民。姑以代已之勞。而非敢遽享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父子天倫。三綱所係。不惟陛下之心。深所未安。而四方觀聽。殊爲不美。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繆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

陛下卽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以啓將來之弊況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

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爲患之益深，非但前目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偪仄暴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塞羣下窺觀眩惑之奸，而慰斯民饑餓流離之歎。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興衛八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

控前馬者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  
前所陳宛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卽當流  
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  
左右環擁更進譬喻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  
且霍然雲消霧散而歡意浹洽矣

語錄

脩身

問正心章既說忿懣四者脩身章又說之其所親愛之類如何  
曰忿懣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廣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饑而食只合當食食纔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飲纔過些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泳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如父子是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子不

可以不爭。如爲人父。雖是主於慈。若一向辟將去。則子有不肖。亦不知責而教焉。不可人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人固自有一種可厭者。然猶未至於可賤惡處。或尚可教。若一向辟將去。便賤惡他。也不得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如事君。固是畏敬。然說大人則藐之。又不甚畏敬。孟子此語雖稍粗。然古人正救其惡。與陳善閉邪。責難於君也。只管畏敬不得。賀孫

蔡問敖惰之說曰。有一般人。上未至於可親愛。下未至於可賤惡。只是所爲也。無甚好處。令人懶去接他。是謂敖惰。此敖惰不是惡德。淳

廉恥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

升卿

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問子路此箇病何以終在曰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只打疊不能得盡冉求比子路大差

升卿

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人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

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歉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廣

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檢點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忤。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捐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大雅

因說貧曰。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說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錢相惠。此則斷然不可。明作

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

處事

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

葉孫

或說事多曰世事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要做又逐漸就小者又揀出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愼乎其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覩不聞處用力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層做事睹處與聞處原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梢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

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明作

這一邊道理熟那一邊俗見之類自破。

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壽昌

今人未有所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一有所見始覺所爲多有可寒心處。砥

今人多是在於所不安做些事明知是不好只說恁地也不妨正所謂月攘一雞以待來年者也。賀孫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可學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面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是甚意思璘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

倒了賀孫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它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它只

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

夔孫

李問世間有一種人慈惠溫厚而於義不足作事無斷制是如  
何曰人生得多般樣這個便全是氣稟如唐明皇爲人它於  
父子夫婦君臣分上極忍無狀然終始於兄弟之情不衰這  
只緣寧王讓他位所以如此寧王見它有功自度不可居儲  
嗣遂力讓他緣這一節感動得他所以終始恩重不衰

叔蒙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若是有一項  
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  
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  
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

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趨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不是說親戚親戚自是礙法。但以相熟。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賀孫

力行

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

又不可。升卿

若不用躬行。則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猷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個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備

問大抵學便要踐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云。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既探討得是。當又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

故曰寬以居之何嘗便說仁以行之

謨

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

個

有個天理便有個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個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

變孫

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來沒巴鼻生底

幹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

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

棉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大雅

人只有個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牢節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漸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祖道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卽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卽克治擴充功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

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閩祖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夸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支之欲。惟分自安。欲箇甚。

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冰消凍解。無有痕迹矣。賀孫

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爲敬。須是隨事致敬。要有行程去處。如今且未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截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爲說此行程也。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脩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在軀殼中爲主。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大雅

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爲己爲人之分。纔爲己。這許多便自做。

一邊去。義也是爲己。天理也是爲己。若爲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

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着得。

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

祖道

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卽是利。

祖道

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

熹

凡事只去看個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

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

書昌

學者工夫。只求一個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是。則爲善。徇其非。則爲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親之道。

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審個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十五志學。所志只在此三十而立。所立只在此四十而不惑。又不是別有一般道理。只是見得明。行得到。爲賢爲聖。皆只在此。聖人恐人未悟。故如此說。又如彼說。這裏旣說那裏。又說學者可不知所擇哉。今讀書而不能盡知其理。只是心粗意廣。凡解釋文義。須是虚心玩索。聖人言語義理。該貫如絲髮相通。若只恁大綱看過。何緣見得精微出來。所以失聖人之意也。誤

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個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忽然看見攬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的道理。恁地是。

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個是處便是道也近時釋氏便有個忽然見道的說話道又不是一件物事可摸得入手替

人未說爲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爲善今人見不好事都只恁不管他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知這秉彝之良心做那裏去也是可怪與立

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肅

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李禮

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胷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濶使人人各得盡其

情多少快活大雅

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爲酬酢耶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耶曰知所以處心持已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人傑

### 齊家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耶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  
有這樣子公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

孝賀孫

之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是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賀孫

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文王心出。看

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舊嘗題跋一文字，曾引此語，以爲莊子此說，乃楊子無君之說，似他這意思，便是沒奈何了。方恁地有義，却不知此是自然有底道理。又曰：臣之視君如寇讐。孟子說得來怪差，却是那時說得如云：三月無君則弔等語，似是逐旋去尋個君，與今世不同。而今却是只有進退，如有去之之理，只得退去。又有一種退不得底人，如貴戚之卿是也。賈生弔屈原文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爲懷王傳：王墜馬死，誼自傷，傳王無狀。

傳外通要 卷四  
悲泣而死。張文潛有詩譏之。當時誼何不去。直是去不得。看得誼當初年少也。只是胡說。賜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以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惡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母失其爲親。故者母失其爲故也。淳

問人倫不及師何也。曰。師之義。卽朋友而分。則與君父等。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

居則經卓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道夫

某嘗言。今教導之法。皆失真。無一箇人曉得說道理底。盡說錯了。說從別處去。做文章底。也只學做那不好底文章。做詩底。也不識好詩。以至說禪底。也不是他元來佛祖底禪。脩養底。也非老莊之道。無有是者。儼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監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

干却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及以臣子之職爲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爲學者言之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

人傑

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後人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而周公則上見疑於君下不能和其兄弟是如何曰聖人是論其常堯舜是處其變看他烝烝乂不格姦至於瞽瞍底豫便是他有以處那變處且如他當時被那兒子恁地他處得好不將天下與兒子却傳與賢便是他處得那兒子好若堯當時把天下與丹朱舜把天下與商均則天下

如何解安他那兒子如何解寧貼如周公被管蔡恁地他若  
不去致辟於商則周如何不擾亂他後來盡死做這一着時  
也是不得已着恁地但是而今且去理會常倫而今如何便  
解有個父如瞽瞍有個兄弟如管蔡未論到那變處

賀孫

子卷四終